書古文訓

書古文訓卷第十三

永嘉薛　季宣

顧命

惟三月才生𩃬王弜懌命学王廼洮頮水眛被綄𦨶凭玉几廼同召太采奭芮柏彤柏畢公衞厌毛公帀氏虎臣百尹馭事王曰嗚虖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旡彌留恐弜獲誓言孠茲予宷訓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敎則肄肄弜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弜興弜悟尔尚明時朕言用敬采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

儀介亡㠯釗冒貢于非幾丝旡受命還出綴衣于廷
越翼日乙丑王崩大保命中桓南宮毛畀爰齊侯呂
伋㠯弍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
室卹宅宗

不懌不悦也王疾不見於外人但見其不悦成王
已知其不起此疾不讋於死生之際而力疾顧命
眞可為萬世人主法也孔子曰死生亦大矣纖毫
芥蔕於方寸則不能以處此況有天下之富後宮
之屬乎惟其學之有宗見之甚明安於性命之歸
所以處死而不亂也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於

成王見之成王始則不知周公終則不怛死生之際學之成人如此周公善致君哉洮盥手也頮類面也相正王服位之臣葢太僕也袞冕玉几朝覲之禮天子之服御也古者凡出大命必沐浴齋戒而後發死疾之逼何暇齋戒以爲禮盥頮而出亦以爲潔齋也袞冕被必以相尊嚴之服不敢褻御也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六卿也春秋公卿書爵大夫字元士名微者書人葢周之制也召公以冢宰爲太保畢公以太師爲司馬毛公以太傅爲司空序位以卿不以公六卿所以長百官三

公蓋無職也其名太保猶春秋之書宰所以統羣臣也師氏掌以媺詔王虎臣虎賁氏皆大夫百尹庶官之長其獨言師氏虎賁者師氏貳大師之職居虎門之左帥其屬守王門虎臣掌宿衛之卒伍大故則守王門危疑之時謹門闈嚴兵衛所以謹王居者也同召公卿託之於衆不以冢司攝政成王蓋命之矣大漸進也惟幾微細之不可見也疾甚曰病彌留日至而不去也不獲誓言之懼固不暇齋戒矣審訓命汝不敢忽也將終誓言而猶不敢苟慎微之至終始惟一而已宣布也重光繼明

也肄習也文武宣其繼世光明之悳以定其民之所附麗悳爲民附故訓之則習習而用之則行而不失其用故能至於集商之命代有天下我以侄侗無知敬迎上帝威命以守文武之所陳敎不敢昏迷逾越於文武之訓今疾之甚殆將不起不復省悟於事尒當明我之意敬以輔成太子之悳大濟天下使人免於大難柔遠之道在乎能邇身修國治而天下底於丕平此非可以求而得之近者修而遠者服不言之化所以安勸萬邦文武之宣重光開麗於民蓋此道尒威儀禮節形諸中斯能

見諸外修諸身所以表諸人也人人思己威儀之
正而萬邦不勸於道未之有也冒昧也貢進也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人君昧昧而進於非道
則何賴於羣臣龜玉毀於櫝中孔子以爲是誰之
過人君之惡之縱人臣其必有以使之然者成王
將死以其要切之道誓於羣下而輔太子言先王
者止於宣光奠麗責夫人者止於自治威儀知威
儀之所自以從容則可以宣其明光而定民之麗
附也綴衣幄帳也王歸路寢而徹其堂之幄帳所
以謹危急之朝喪大記疾病君大夫徹懸蓋其禮

之變也仲桓書字下大夫也南宫毛名上士也齊侯呂伋太公之子其名之非六卿也將命者也虎賁虎士釗康王也南門路門翼室路寢之左右夾室也恤宅宗居喪之主也王殯西階垔室西翼室也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迎尸禮君行則二執戈者在前王崩而迎世子於路門之外以干戈二虎賁百人以重嗣君示天下兵衛之重自此而傳之也仲桓蓋虎賁氏南宫毛掌干戈者蓋旅賁氏也二大夫以冢宰之命從宿衛之諸侯以迎嗣君兵衛之權嗣君之重不敢輕也其不使六卿

者各守乃職也畢邑在京兆長安縣杜中芮在同
州馮翊縣毛同姓圻内國伯爵曰毛公者以官稱
也形姒姓之國在濰州北海縣齊都營丘在濰州
昌樂縣史記毛叔名度左氏傳衞康叔爲周司寇
蓋與書合
丁非龠迻箍庀䟲七日𢆶酉柏眛龠士須材狄設黼
扆綴衣牖閒𠦝䆠尃重篾㕓黼純𠦝玉䒶几𡆥序東
䆠尃重㡳㕓綴純文貝䒶几東序𡆥䆠尃重豐㕓畫
純彫玉䒶几𡆥夾𠦝䆠尃重筍㕓𥿋紛純𢒪䒶几戊
玉五重𢿣琁鋈刀大訓弘壁琬琰圣𡆥序大玉㞋玉

亏球河圖丕東序胤㞢琞仌大貝賁鼓丕卤防兊㞢

戈咊㞢弓垂㞢竹矢丕東防大路丕賔階面綴路丕

阼階面先路丕左塾㞢歬次路丕右塾㞢歬弍人雀

弁執惠立亏畢門㞢内亖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

戺弌人絻執劉立亏東堂弌人絻執戉立亏卤堂弌

人絻執戣立亏東垂弌人絻執瞿立亏卤垂弌人絻

執鈗立亏仄階

丁卯王崩後三日至癸酉七日禮死子日而殯七

日殯於阼階量字作冊故曰冊庀須材備喪用也

召公以西伯爲冢宰故曰伯相士匠人山虞之屬

掌供百祀之木者虞皆中士狄人樂官之微者大
喪掌設階復魄春秋凡天子中士以下皆曰王人
其名不書於冊蓋既殮而後作嗣王之冊既殯而
後謀葬虞匠須材而後具冊命之禮先喪禮而後
嗣君之禮事有先後然人事未嘗緩也宮室之制
正處曰堂堂內曰室室南之左有戶戶西有牖堂
東西廂謂之序廂之夾室謂之房室之兩夾曰翼
室亦曰夾室堂廉曰戺戺外曰埀堂下曰庭庭之
左右曰位堂之東階曰阼階西階曰賓階庭戶之
閒設屏曰扆白黑繪之曰黼門側之堂謂之塾牖

閒天子朝覲之座西序聽政之座東序養老燕饗之座西夾親屬燕私之座是非常處授受之際并設之亦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仍几生時所用几也華玉文玉几也文貝貝飾彤几也彤玉玉飾彤几也與漆几凡四席加几者也純緣也四席孔氏謂桃枝竹席蒻席莞席筍席鄭氏謂篾席次席竹之次青者底篾之纖致者豐刮竹也馬融說篾纖蒻也底青蒲也筍苔蒻也王肅說篾席蒻苹蓋蒲席也孔氏以為底席者青蒲席也徐邈說筍竹子竹也皆無所經據葉氏引禮天子饗射封國朝

覲祭祀玉几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用彫几加莞席紛純筵國賔用彤几加繅席畫純謂篾席者次席底席者莞席豐席者繅席也以天子之制不盡見以諸侯準之是也禮天子之席三重敷重席者省文也綴雜采也繪五采畫之也紛組也朝禮貴純饗禮貴縟朝廷貴飾燕私貴質四几而下席純稱焉所以示民有宜也弘璧及琬琰爲二重大玉夷玉天球爲三重故曰五重玉則古之玉鎭也赤刀而下陳序於列故曰陳寶寶則先王之傳寶也弘璧大璧也琬琰二珪皆九寸以治

遠易行大玉鄭氏以爲華山之球夷玉東北醫無閭之珣玗琪天球雍州所貢色如天者王氏謂夷玉東夷所貢孔氏謂夷常玉孔說近之天球玉磬之天成者也西序玉皆器用東序蓋璞玉也赤刀鄭氏謂武王誅紂刀以赤爲飾孔氏以爲寶刀赤刃削也孔穎達引吳錄孫策引白削斫嚴輿謂寶刀有赤處二說頗相似第未知鄭說所本古者鑄銅兵器蓋漢赤仄錢之比也孔叢子言昆吾之劒鍊鋼赤刃恐不得與傳寶竝大訓虞夏商周之書河圖孔氏以爲八卦案易天垂象聖人則之河出

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則
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然則河圖川師所
上圖書寫洪河以形勢經從物產者也脩夏后氏
諸侯垂舜之共工兊和未詳皆古人也舞衣戈弓
竹矢皆當時物大貝伏生言如大車之渠散宜生
得之江淮以免文王者鼓長八尺謂之鼖鼖以鼓
軍事軍事天子所重故藏之也赤刀王迹所起大
訓河圖皆先代圖法人君之所守者故次於玉鎮
而陳之於外先代器物爲合法度王者所寶以見

古人之重陳於房室而已大輅玉路綴輅綴玉路
而行者蓋金路也象路革路木路行居天子之前
則象路先路也次路革木二路也雀弁韋弁也綦
弁皮弁也服弁皆士也服冕皆大夫也惠三隅矛
也劉黃鉞也博雅乃謂劉爲刀未詳案鉨美金因
金而名鉞亦戣瞿皆戟屬銳矛屬也劉鉞天子所
仗故列於堂上餘皆天子之衛兵也東堂西堂東
西二序之閒也仄階堂前也畢南門也執惠守門
者也皆門衛之長也衛兵不見以長見之也備物
爲禮之盛舉若先王之生亦以傳之嗣王嚴繼世

之訛也前此者王崩而後太子即位如成王之顧
命蓋未之有也當時設張備物以明傳繼之重故
於書見之
王麻絻黼裳繇賔階隮卿士畨商麻絻蟻裳入即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絻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
瑁繇阼階隮太史秉書繇賔階隮馭王冊命曰皇后
凭玉几衜𢯱末命命女𡠀甾臨商周甾衛循大卞燮
咊𠀡丁𠻾畗揚亥武出㚇𦐇王再拜興畗曰妙妙予
末小子亓耐而𤔔三𠔃吕𢿱忈𠀡𡇑𡿺𣪍同瑁王弍
宿弍祭弍詫上宗曰亯太保𡨈同夆盟吕異同秉璋

呂酢授宗人同𢷎王畗𢷎太采㲉同祭嚌宅授宗人

同𢷎王畗𢷎太采夅收彬厌出庿門戹

卿士六官也太宗宗伯也上宗小宗伯也宗

人召公之屬中士也太宗以下不以爵秩見具禮

官也黼裳裳有章者蟻裳玄裳也彤裳纁裳也明

冕服之有章也介圭天子之命圭蓋鎮圭也鎮圭

尺有二寸瑁四寸圭瑋半珪也同爵也隮升也即

位班也御進也宿置之也祭酎也咤嚌啐也啐受

福之飲至齒而不嘗也饗賛嘏也酢報祭也降下

也咤置也收徹也廟門即殯而言蓋路門也皇后

陟王在殯辭也周人殯於西階王升自西階不敢居主人之禮也太保太宗太史不同羣臣之服爲禮者也上宗從太宗升自阼階將命於先王也太史升自西階以當太宗也末命遺言也道揚末命以道發揚之也嗣訓守先王之訓臨君君臨也卞法也變化也敬惎天威自作元命也太史授王冊命而又進告先王之戒稱其要切之語率循大卞是也天有常法古今一貫用之天下則天下化繼於先王則先王法惟精惟一斯能率由是道而無或失之矣舜以執中傳禹成王以循卞遺告康王

父子承承不替文武之悳所以有成康之治也眇眇少也其能亂四方惟悳之弗嗣也四方俾乂萬世無疆之業也太保承介圭受圭於王而後太宗受瑁王受瑁宿瑁祭酒卒酒皆三上宗賛嘏太保受圭於王奉同而下盥手易同執璋報祭以同授宗人而拜王不敢當先王之命於師保故荅其拜太保受酢既卒不敢遂授宗人故置而授之祭報禮成故拜而出諸侯出門以俟新王之見也古者大禮冠婚之事皆有祭醮訓戒之辭以謹成人繼世之儀正始之道然也踐位受之先王冠婚受

之父母死生雖異其義一也

康王业𢍜

王出圣應門业内太采衛卤匚彬厌入應門左畢公衛東匚彬厌入應門右皆布椉黃朱賓爯奉圭䝨幣曰弍弍臣衛敎執壤奠皆再㨶䭫𩠐王誼孠悳畣㨶太采臮芮柏咸進眛揖皆再㨶䭫𩠐曰敎𢼸吿天孚皇天改大峀殷业命惟周㦮武𨒪𠬪羑若亨卹卤土惟新陟王畢叶賞罰戡𤴓氒㓛庸尃遺後人休今王𢼸业才張皇六帀亡壞𢦔高祖寡命王若曰庶峀厌甸男衛惟予弌人釗報𢍜㫺𠐁㦮武丕平富弗務咎

厎㘴亝伩用昭明亏兲丅則亦ナ熊羆㞢士弜弍心㞢臣𤓽乂王冡用耑命亏上帝皇兲用訔氒衜付畀亖匚迺命建矦尌屏圣我後㞢人今予弌弍柏父尚胥息顧婑尒先公㞢臣服亏先王雖尒身圣外迺心亡弜圣王室用奉卹氒若亡遺鞫学羞羣公旡皆聽命眛揖趨出王醳絻反喪服

應門在路門外王出在應門内即路門之外内朝之位也召公畢公以三公爲伯故各以其所領諸侯入見古者生禮尚右以西方爲上西方諸侯班反居左者王居南鄉諸侯北鄉則左反居右矣乘

馬也朱玄也玄黃皆幣也布乘黃朱充庭實也賔諸侯也禮諸侯之於王室謂之賔客王爲主人則諸侯爲客也圭介圭也諸侯自桓圭而下稱舉也稱奉圭幣各以圭幣進也壤奠土物之贄也王義嗣悳繼世而王天下未敢居王禮也古者相見必將以幣不敢褻也太保冢宰也芮伯司徒也二伯以諸侯見二卿進戒於王各從其官惟其宜也相贊禮者也二卿同進則相者贊王出揖禮天子見羣臣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揖皆拜既揖而後同拜也其告王者所以進戒嗣王也羑進善也天

既訖商而周受命文王克進善道以順天故能憂恤其民以王西土成王隨功過而制賞罰皆協於中所以克定其功以其休美之惠大布以貽後世今王所當敬也張皇六師勿輕軍旅之事欲以惠綏天下不欲以力服人文王以進善得天不能協於賞罰美若天命所以敗文王之業也高祖文王也新陟王成王也成王未謚故以陟方稱之㦲克也寡無助也王侯自稱孤寡不穀不敢有其衆也寡命類此知命之寡則知助之求矣康王報告所以荅諸侯而致戒也其名亦猶自謂以義繼先王

之悳不敢當王禮也無黨無偏之謂平充實大有
之謂富以旣顯富有之業務悳而不務咎故能極
至信一以道明光於時而其所用之人皆同心悳
以事上桓桓赳赳如熊如羆所以保治王家以正
上天之命上天以道爲敎周用是以受四方於是
建國報功藩屏王室至於今是賴是先王有是悳
而先臣有是勲君臣相須而成故子孫享之也爲
子孫者何以嗣守先君之業惟當相予上顧先公
之道安其臣職夾輔天子用繼先公之事故雖守
國於外而心不敢惰其臣節一心以憂厥職奉若

先公之誼上有以事京師下有以治其國前有以
嗣先公之業則可以不爲天子𦍒矣康王自謂鞠
子亦居喪之稱也反喪釋冕復恤宗之謂也諸侯
有衛服而無采服者適當會期之歲諸侯至而未
齊也春秋之法悼王亂而在喪書曰王某崩稱王
子某卒天王例皆踰年稱王諸侯之制於未葬稱
子某既葬稱子故踰年而後即位未踰年而稱爵
者皆以爵自見非先王之禮也顧命康王之誥成
王既殯而康王固已書王則康王之王非周禮之
正矣天王即位之禮禮無所見之考於伊訓之書

王固朝於廟矣然免喪而後服冕禮衰麻不接冕弁雖非冕服固不可以衰絰見於先王即位之初必變服矣成王顧命之儀康王之誥羣后畧取即位會朝之禮行於喪次而非周家之制無所自見故書詳錄之也伯相父師周之賢輔寧忘正始之道遂使康王動而非法察於書之本末其存亡危急之秋乎武王之崩三監因喪而亂成王之世殷人尚未馴服東夷一動皆有亂心故成王之命君陳訓以周公裕悳之守戒其依勢倚法謂無忿疾于頑至於康王之命畢公其辭益以危厲商人之

心思亂未易化也是故成王末命則有弘濟艱難之語太史之戒則欲爕和天下羣臣以張皇六師爲告而王報以綏尒先公之臣服先王以及先正之無貳心如熊羆以衛王室知權時之變禮寧得已邪非亟正位以臨諸侯寧保商人之無武庚之變喪君有君而人情大定是固周之長筴先王行禮寧拘拘然執於禮邪惟知適正而不失於禮之情斯聖人之専也洪範弗叶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其此之謂乎無故而弃先王之禮則仲尼何取於書蘇氏引子產之言以爲喪安用幣叔向●所

大夫之見謂嘉禮見則喪禮未畢禮雖三年之喪可以喪服冠子孔子不以羔裘玄冠而弔依以論議二公之失不爲無據即位之事固未考於書與春秋明於高宗亮陰及康王之正位禮無二義則可以言書學惟是之察有以見天地聖人之心哉

書古文訓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永嘉薛　季宣

畢命

惟十𠂇弍秊六月庚午朏越弍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𡉈于豐呂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帀惟文王武王尃大悳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氒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氒訓旡厤三紀卋變風迻亖方亡虞予弌人呂寧衜𠂇升降政繇俗革丕臧氒臧民亡勖惟公楙悳克勤小物弼亮亖世正色衛下罔丕祗帀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畢命發冊於成王之廟異於君陳之命者尊畢公也保釐安治也文武布惠受命而周公安定之慎恤殷民遷之洛邑以近天子之教易其舊俗訓之旣久民用丕變王室安靜由殷人之治也道非一定物也與時高下而無膠柱之蔽所以歷萬世而無弊知升降之道則知隨時因革之禮政由俗革則向之治道有不可施之於今者王者因民立政豈有常哉周公遷民之初一以寬治成王命君陳也已有簡修進良之說康王冊畢乃始旌別淑慝分宅成郊孔子以爲王者必世後仁則成康之事

也民狃習俗未知爲善之善而黑白太辨其治適以亂之習於治安其心少革進良以率不良則良者進而不良者勸入於大治則不善者少而善人多矣表宅里以彰善惡頑民有不懫而遷善者乎一紀自子至亥凡十二年周公君陳以賢聖之臣治洛三紀然後及於分里之事王者之治豈一日之積也以畢公所以治洛者行之周公之世則亂矣以周公之治行之召公之世則無善矣以二公者施之君陳之世則民耳目眩矣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隨時通變而民皆入於治道之所以成也臧

厥臧舉善之敎也舉善而敎不能者勸圉無事乎刑罰之用表宅里以爲民勸樹風聲之道也小物細事也以盛德而勤於小事事罔不善而德彌盛矣畢公爲文武成康明良之輔用此道也威儀之治正色之率下也修道以敎故人有不言之化不敢殆於人言之敬純乎其不已矣先王治功賴公以多一人仰成垂拱之治成功之盛非畢公誰尸之乎畢公名高以諸父爲成王師故曰父師三公不名古之道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徃哉旌別

淑忒表乎宅里章善癉亞尌㞢風聲弜衛諐箕殊乎井畺畀亨畏某申畫郊圻沓志圭守吕康三亖政貴ナ亙𧦝尚體要弜惟玡異商俗靡靡秎口惟臤餘風未歺公亓忘才𢦏聞曰丗禄㞢冡鱻亨繇礼吕蕩陵悳寔𡕸天衛敝化奢麗万丗同沶丝殷歷士席寵惟舊怙侈威誼服美亏人憍淫矜夸將繇惡終雖收放心閑㞢惟囏資富耐諐惟吕永季惟悳惟諐旹迺大諐弜繇古諐亏何亓諐

周公之事治商民也旌表明也淑善也忒違也癉病也旌善別忒而使民之居里各從其類淑慝所

處用是以表明之善者章而惡者病則相與入於善矣風聲教化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修道以教章善以癉惡不言之化風行於百姓也如此而猶有弗率教者是頑民也頑民則不可復仍故處故又別其田里使之知過而慕於爲善之益期於必變乃已仁之至義之盡也申畫郊圻正經界之法也慎固封守謹封疆之臣也經界之法古矣非先王世世修理守之勿失日月寖久隳壞有漸故必時時申畫以復其舊然後長如一日周衰至於壞而不復由當時慢之也封疆之吏

所以司經界者謹於疆吏之擇使之固守疆理之
政申畫之後賴是以守之耳詩曰商邑翼翼四方
之極京師諸夏之父母萬邦所恃以爲表式者治
京師以儀四海所以爲康治之也有恒道也體要
得中也政履常而令簡當雖商俗之靡靡故當久
而自化聰明之作好與人異無以帖服其內未免
爲商俗矣而何以格其俗哉紂智足以拒諫言足
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商人化之靡靡
然利口之尚周有常政不貴飾言則利口之風久
之將自詘矣康王自道所聞之語爲古之格言也

生長富貴者鮮能以禮自治逐物忘反則流蕩而傷悳人欲之縱天理滅矣奢侈極而傷風敎此萬世同然者商人前化於紂脅權相滅而爲宮室臺榭侈服以害萬姓而悅婦人用此相賢所美非美服行之久人人尚之害義者邪而驕淫矜夸所自邪也善始者可以令終驕淫損身矜夸陵物犯衆滅悳其何以爲善後乎風行三紀之閒放心收矣心猶火也爲難收而易縱自非閑之以道收之雖久縱之則仍舊也易言閑邪存其誠誠亦未易存也富有之業本乎充實之美養吾充實之美見之

於事下觀而化皆能閑其放心永世無窮用此道
耳悳也義也皆我自出者也修諸己而以明諸物
是爲先王之敎不由是敎非敎之大者也欲垂訓
而弃先王之訓將何取哉

王曰緌虖父帀嵩㞢安㲋惟丝殷士弜信弜柔𠂔悳
允攸惟周公亯眘𠂔乨惟君敶亯咊𠂔中惟公亯戚
𠂔宍弎后叶心同厎亐衜衜洽政亂臯潤生民亖𡰥
左衽宔弜咸賴予小学𣶒膺多畐公亓惟旹戚周建
亡窮㞢垔亦大亡窮㞢眘学孫訔亓戚式惟乂緌虖
宔曰弜亯惟旡𠂔心宔曰民寡惟眘𠂔岦欽若先王

咸劉呂休亐壽政

孟子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殷之衆豈直丘民而已一民不被其澤古人恥之殷人不盡歸心則周之興亡未可知也夫國豈能常安不安而有未服之民禍患之來足以致危亡矣民懷其惠而有不安之國乎以惠懷民猶身之正幸是中道斯無剛柔偏重之失民安其惠則將惟惠之進人人誠惠之進所以有永年之治也周公君陳之業待畢公而後成三公同心惟同道耳道無乎不洽政亦無乎不治惠澤所被淪浹乎有生之類四夷左衽之國

亦皆得以安集天子永享萬國寔有頼於分政之臣公當自此成周建永世無疆之業終譽之永亦將有無窮之稱子孫保之皆成法之治亦治道無難良亦未易自謂不克功何由成小而輕之事用此敗但能盡心謹事難易不足言矣古人臨事而懼不惟求及前人比於前人中又當獨步至惠之美豈有窮乎敬順文武所巳成之功烈以美其政則周公君陳之惠又何加焉由武王之克商至畢公之成終以殷俗之頑慢年垂四十然後克就成終之政優游涵養必使自臻於理雖有盛惠不使

民強由之潤澤洽於肌膚乃自服亦措刑之美豈易得哉教化若成康之時不能至於刑措先王之道為虛器矣孔子以為王者必世而後仁序書亦詳遷殷之錄學者可不思乎

冏雅

王𡵂曰繇虖冏雅惟𠧟祖𠧟父丗竺忠貞𦨶𢡺王冢氒亣成績紀亐太常惟予小学㝵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㞢臣亯左右𤔲三匚心㞢𢝊𡋞若蹈𧆞尾𣥺亐𣌾仌今命尒予翊㸒股厷心吕纘𠧟舊𦨶亡忝祖丂弘尃㐅典式咊民則尒身亯正宅敢弜正民心

宅屮亐惟尒尒㞢亐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資氒惟艱才思亓艱㠯圖亓易民迺寧繇虖丕㬎才彣王暮丕承才武王㓡启右我後人咸㠯正宅缺尒惟敬明迺訓用奉若亐先王對敭彣武㞢炗命追配亐歬人王若曰君牙迺惟繇先正舊典旹式民㞢亂在丝率迺祖丂㞢逌行昭迺辟㞢ナ乂

太常天子車旂以日月爲章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於王之太常君牙之先世有功德書太常者不替前業是爲世篤其道忠用中以事王者貞者正也貞固足以幹事用此勤幹所以世有王功之紀

也穆王自以守先王遺業當得如先王之臣佐佑其治而使四方獲見先王之政虎尾之蹈春冰之涉必有傷人陷溺之禍憂危天下當如此也股肱手足也心膂心背也人之生者以有股肱心膂之用人君賴輔臣之用亦猶此也命尓予翼所望以左右己也舊服先公之舊職也司徒掌邦敎敷五典擾兆民先公旣克有成世守其官當思所以纘繼其緒聲滅前世爲不肖矣忝不克負荷也大數五典所以和民作則要在率之以政其身正民將不令而行夫人不能自中其中待人而建正己率

下所以敷五教而和民則也暑雨祁寒天有常道民猶咨怨民心之罔中也以民之愚而欲與之建中適正其亦難矣謀其所以爲難則其易者可見安民之道惟此道亦文王之訓大明於上武王之業大克承之所以開發佑助於後人惟以正身而無缺行之玷敎民之訓固將敬明是道以順文武之憲發揚光烈追配先王先公之盛民之治亂在舊典之用不用亦不替舊典動由玆道則先公所行之事不墜於今王之治民亦賴是以章明也武王數紂官人以世求周之故固未嘗不世官蓋其

禮敎興行人臣世有其悳先王心無適莫惟才之用君臣以其先王先公之道更相責勵期於不墜其業盛悳相繼蓋此道也周衰而惟世官之守非復人才之問周悳衰替爲世官也不世官而亦不廢其世悳周之所以強歟

槑命

王𡵨曰柏槑惟予弜亯亐悳𡕒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㠯興思免氒𠑹昝圣文武聰朙亝聖小大㞢臣咸褱忠𠀤亓侍馭僕𠬶宀匪正人㠯旦夕承弼氒侯出入𨑫屋宅ナ弜欽發號𠊲令宅ナ弜臧丅民祇

若万㫖咸休惟予弌人亡㫗寔賴左右𢀚後𠂇位之
士亡亓弜及繩𧧑糾繆𢦏亓非心畁亯䋣先㓥今予
命女𢓊大正正于羣僕侍馭之臣楙𢍜后悳交攸弜
逮沓柬𢍜寮亡㠯巧令令色便侫仄媚亓惟吉士僕
臣正𠂈后亯正僕臣諛𠂈后自聖后悳惟臣弜悳惟
臣尒亡尼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㠯非先王之𫠪
非人亓吉惟賄亓吉𡗜㫖瘝𠂈官惟尒大弜亯祗𠂈
侫惟予女辜王曰𢿱虖欽才𠂉弼𢍜后于彝憲
周官太僕下大夫掌御僕小臣祭僕隸僕之政王
眡朝則前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爲前驅王燕飲

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動靜與之俱者蓋近侍之官也春秋下大夫字伯冏蓋其字也穆王自謂不悳無以繼先王之世心切危懼晝夜思免戾者得先王所以自正之道其命伯冏蓋以先王之臣望之以文武聰明之悳克一而聖故其臣下無非忠良至於侍御僕從之微亦皆修正之士人人自正所以左右其君者無或不正其君耳目所逮非正莫之覩矣故其一動一作無有不敬一號一令無有不美萬方信服其敬亦皆順敬於悳萬邦休治寔爲有以使之觀於先王愼擇左右前後之臣可

以知其自養之悳古人謂習與善人處者譬入芝蘭之室習之不知其芳斯進悳之道也思正己而無左右之正則何以思正矣匡正也匡其不逮繩愆糾謬之事也匡正於外未足以語正君之美格君之非僻則可以語正君也大正政之所自出者正于羣僕侍御蓋責成於長也君修悳以正下臣修悳以正君此之謂交修侍臣無有不賢君悳所賴以成也慎擇僚佐非徒使長其官侍御僕從之臣亦皆使官之也巧言令色便僻側媚是皆官人之所當弃天下常患小人去之之難惟其有以入

人故眩亂而不別也佞人之用而國家殆矣察言觀色視所以而察所安則小人之情自見吉人端士爲可得而進矣王之親侍無如羣僕羣僕之正其君烏得不正僕臣有不端之士以其諂媚逢君之惡君心驕佚自以天下皆出己下將何以爲惪故其君之惪不惪係其臣之諫正如何孟子論王左右皆薛居州王誰與爲不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責太僕以慎簡羣僕侍從之臣人君耳目之司將何所賴是必道上以敗先王之法啓其邪心雖有聖王將誰與爲善也孔子惡近佞人之殆爲

能陷溺人心之正也正羣僕而不惟正人之用專
利之臣得以充之君之侈心自此熾矣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知義利相爲盛衰則小人之姦
將無自而入也穆王以此儆戒正僕爲知義利所
在不能承王之志是瘝官也瘝官之罪何所逃哉
典法有常人君所賴於臣之輔能克敬典安有瘝
官之事乎瘝病也失職之謂也觀於穆王之命伯
囧可以遠觀前世之治二帝三王之盛無可疑者
伊尹用之太甲周公用之成王而穆王用以克終
爲有由矣

書古文訓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永嘉薛　季宣

呂刲

惟呂龠王亯戜百季旄巟庑𢓊刲㠯詰亖匚王曰𡴀古ナ訔蚩尤惟乿𢓊𤔔延及亏平民亡弜寇賊鴟誼悬夊敓敹矯虔苗民弜用霝剬㠯刲惟𢓊乄𧆛㞢刲曰灋殺戮亡辜爰乿淫為劓刵椓黥越丝麗刲并制亡差ナ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亡中亏信㠯覆詛盟𧆛畏庶戮匚告亡辜亏丄上帝監民亡ナ馨香悳刲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㞢弜辜報𧆛㠯畏遏㡭苗民亡丗圣丅𠄎龠重黎㡭墬兲通亡ナ夅格羣后㞢

逮圣丅明明棐祟悳旻寡亡蓋皇帝清問丅民旻寡ナ
詞亏苗悳畏惟畏悳明惟明𠄎命弎后卹珍亏民柏
尸夅籅折民惟𠝰命乎水土主名山川稷夅𢆉穜辳
殖嘉穀弎后成珍惟殷亏民士制百姓亏𠝰业中吕
教祗悳敄敄圣丄明明圣丅焯亏三𠁳宅弜惟悳业
勤故𠄎明亏𠝰业中衛乂亏民棐彝籅獄非訖亏畏
惟訖亏富敬忌宅ナ擇言圣身惟亨天悳自𨑳元命
配亯圣丅

呂國名今蔡州新蔡縣古文呂通作甫蚩尤炎帝
末爲亂者黃帝誅之三苗之君堯竄之三苗者皇

帝堯也重黎羲和也伯夷禹稷事見舜典士臯陶
也剕滅鼻之刑刵滅耳之刑椓宮刑黥墨刑鴟義
賊義矯虔反道也詛盟盟誓也呂刑之書首言呂
命者呂侯受命而後作是書也穆王享國百歲旣
耄於荒乃能治度於夏之訓而作呂刑以禁詰天
下厎於治道穆王反身之道斯其至也夫人年至
於耄壯心必少衰矣穆王處之以敬遂能克成文
武之法非其天資英傑中有大過人者何能尒邪
訓贖刑而命呂侯爲之任官得人故雖耄年不害
治之成也不遠復之无祗悔穆王有矣古未有諸

侯爲亂蚩尤之亂反常之始也蚩尤始亂先王之法民從其亂皆爲盜賊姦宄奪攘之事賊義害德三苗懲於蚩尤之亂又復不用聖人制作之法自爲刑法用之其民麗於五刑無復輕重淫威殺戮濫及無辜其民病之無所措其手足漸起爲亂紛紜不已故爲盟誓質之於神信不由衷敗盟益甚刑殺既衆寃聞於天無刑德之馨香而此腥聞于上堯哀庶戮之濫奉行天威以報有苗之虐放之於遠不得傳國於後遂使羲和一天地之道無鬼神之瀆諸侯逮其臣下無不自明明德以輔常道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下情上通無或蔽蓋苗民得以並告是由堯之清問言罔攸伏故堯用威則民畏明德則民明三后之有憂民之功堯官人使之也伯夷典堯三禮以禮絕民之刑民禮之行而刑措不用矣禹平水土名山川以奠民居稷播百穀奏庶艱食三后恤功之盛而民罔有不服皋陶作士明五刑以協民於中人懷好惠之心所以終三后之恤也上下莫不勤於敬惪此皋陶之敎施於刑之用者惪威惟畏刑期于無刑矣君人者修穆穆之敬居下昭明明之惪光被四表其民惟惪之

勤則皋陶之治民中於刑民而已輔彝常以典庶獄不終於威之用而終於惪之富皋陶敬畏之至言皆足爲世法非能達於天惪自作元命則何以成皇帝之治配食於其廟哉三苗脅民以威而民益棼要民以盟而民益悖堯一天人而人用治明惪威而民作惪故孔子賢於道民以惪齊之以禮刑以成惪其刑豈能已哉絕盡也通達也降格享於神明也絕地天通盡達神祇之臭使民不得僭祭而嚴王國之享專修人事所以一天人也

王曰嗟亖匚司政箕獄非尒惟迮兲坶今尒何警非

旹柏尸𢻱刑㞢迪亓今尒何懲惟旹苗民匪詧亐獄
㞢丽宅擇吉人觀亐㐅刑之中惟旹庶威敓貨𣃔制
㐅𠛬吕𤔔亡辜上帝弜蠲夅咎亐苗苗民亡詞亐罰
𠧗𢇍氒丗王曰𢇍虖忢㞢才柏父柏兄中叔季弟幼
孚童孫皆聽朕言庶ナ𢦏命今尒宅弜䌛慰日勤尒
宅或戒弜勤兲亝亐民𢀩我弋日非𠂂惟𠂂圣人尒
尚敬屰兲命吕奉我弋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
㐅𠛬吕成弎悳弋人ナ慶兆民賴㞢亓寍惟永

司政爲政者也刑殺非尔刑殺寔係天道知天以
己爲民之牧則知典獄之非我何觀於古當求伯

夷棄刑之道苗民威虐亦可視以自懲苗惟不察罪之重輕不附於法不求吉士視其刑罰之中而忿疾於奪攘姦宄之人斷以五虐之法刑非有罪之適適以殺害無辜上帝不潔苗之腥聞苗用此滅諸侯上自尊屬下逮子孫悉告以言庶幾可以格于上帝告之諄複欲人人而喻之日勤於尓所由於以慰安衆庶此古用獄之道蔑荒於怠獄將不可察矣天之賦物人人有齊一之道使我朝夕自戒恐其非終則惟終在人所以迎天命也用此以輔一人之悳勿以可畏而畏之勿以可美而美

之去其畏慕之心惟以敬用中罰正直剛柔之三
悳待是五刑而後成天之齊一於民吾爲有以輔
相之矣自作元命故能迎天之命如此天子賴以
有慶則萬邦依怙其悳安寧之久爲民洽于好生
之悳有司莫之犯矣
王曰吁徠ナ凿ナ土峕尒祥㓝圣令尒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㓝何尾非及两簎具備帶聽㐅訔㐅書
柬孚正丂㐅㓝㐅㓝弜柬正丂㐅罰㐅罰弜舟正丂
㐅過㐅過㞢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賜惟徠亓臯惟皇
亓宷亯㞢㐅㓝㞢疑ナ赦㐅罰㞢疑ナ赦亓宷亯㞢

柬孚ナ𠱠惟緢ナ乩亡柬弜聽具嚴天畏

兩造兩辭也五辭兩辭麗於刑者五罰贖也五過宥也有邦諸侯也有土都邑之大夫也辟以止辟刑期無刑謂之惠刑祥刑爲治道存焉耳祥刑之言在安百姓惟人之擇惟刑之敬情之所在測之惟謹所以施刑而治獄爲得安民之道官之不擇刑之不敬原情所在有所不盡則刑之寬濫有不可勝言者惟作天牧可不念於此哉獄具而師聽之一人之情不若衆人之情也合衆智以正獄之兩辭則五刑所加無不審矣兩造具而盡其辭兩

辭當而正其辭此用刑之常法刑罪疑於不直則有聽贖之制過悮之非其罪故雖五罰亦不可施赦宥之行蓋謂此等刑罰必歸於正所以爲刑之中五過之疵尤所當察五刑出而爲五過其刑所不加焉非審察之則姦人幸免矣官如見厥君事戕敗人者反如爲父母復讎者內如夜入人家登時殺之者貨如捕盜見拒傷殺之者來如不得已應之者五罪相若惟審察其本心而後宥其瑕疵無幸免之人矣五刑五罰罪疑皆在所赦又當審聽不可輕也當赦而施刑罰豈中刑之用乎五辭

簡孚衆云當而可信尚審察言觀色而不可便謂
已得其情雖已簡孚而猶無不聽之天威具嚴有
不可不敬者不能審克將得罪於天矣
墨侯疑赦亓罰百鍰閱寔亓辠劓侯疑赦亓罰惟倍
閱寔亓辠剕侯疑赦亓罰倍差閱寔亓辠宮侯疑赦
亓罰六百鍰閱寔亓辠大侯疑赦亓罰千鍰閱寔亓
辠墨罰㞢屬千劓罰㞢屬千剕罰㞢屬五百宮罰㞢
屬弍百大侯㞢罰亓屬弍百五刑㞢屬弍千上下比
辠亡僭亂辭勿用弗行惟察惟灋亓審克㞢
剕刖足也鍰六兩也倍兼前數也倍差倍之而有

差蓋五百鍰也閱實其罪道極厥辜也五刑之赦
爲贖其法疑也五罰之赦爲宥其罪疑也法疑則
正於罰罰疑則正爲過五罰五過故爲法有不同
也雖赦贖而猶閱其罪不加民以非罪亦恐姦人
之幸免也舜作贖刑於周官無所見則贖刑之制
廢於商周之世矣周禮五刑之贖屬刑皆五百五
刑之屬凡二千五百呂刑之作五刑之屬三千墨
劓之屬皆千宮罰三百大辟二百刑輕雖增而重
刑減矣書序以爲訓夏作贖則周贖刑之用由穆
王始也文武至於穆王餘二百歲而後贖刑之用

厝刑衰而民始犯刑罰爲可輕也穆王夏刑之訓眞能終文武之道哉輕重爲比罪之差簡孚于獄之麗辭無僭亂惟可行者行之惟能察於法意所存則可以用法矣不行不可行者不行之用終於不行而已上下輕重之等比罪刑罰之有倫也

丄𠛬適輕丅舭丅𠛬適重丄舭輕重彬罰ナ權𠛬罰丗輕丗重惟亝非亝ナ倫ナ𦥔罰懲非苑人極亏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宅非圣中詧書亏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獄明启𠛬書胥占咸庶中正亓𠛬亓罰亓宷亯之獄成而孚輸而孚亓𠛬丄備ナ并兩𠛬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上下比罪輕重之有權也蘇氏謂古者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設甲乙以解此言甲初欲為強盜既至不強而竊當坐竊法乙初欲竊既至其所則強當坐以強適重適輕其說是也輕重之權亦惟此罪而已權罰比罪非秖論其罪之重輕禮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又有五罰五過之用刑之輔教必自輕重而始刑罰與時輕重不可常也罪有若同而甚不同然亦自有倫要泥古而不知倫要所在不能權輕重矣罰懲雖免於死然非當死之罰

民猶不勝其病況致法乎是故刑與不刑皆當比
其罪亦佞捷給也捷給不可用之折獄用之折獄
人將不得以盡其情無不自中所以惟良惟能折
獄辭差之際所以盡其情僞而輕重得以有權非
從惟從不敢忽也察諸非意所在求其所以寛之
以盡其情宜無寃濫之失臨以哀敬明與羣吏共
論其法有疑得以啓發庶幾盡附中正刑罰之道
固當審而行之其刑以孚其贖以孚惟可信而無
僭亂之辭故刑民而民不怨也法有二罪俱發從
重者論兩刑并論備於上刑而已倫類也要理也

成具獄也輸贖金於府也刑罰倫要上下比罪而已周禮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贖刑之用蓋中典也

王曰繇虖敬㞢才官柏羕姓朕𠔃多愳朕敬亐刲𠂇悳惟刲今兲眛民迮配圣丅明清亐單𧦝民㞢𤔔宅𢎡中聽獄㞢兩𧦝亡或厶家亐獄㞢兩𧦝獄賕非珤惟府辜功報㠯庶尤永畏惟罰非兲𢎡中惟人圣命兲罰𢎡極庶民宅ナ令政圣亐兲丅王曰繇虖孠孫今迬何監非悳亐民㞢中尚明聽㞢才悊人惟刲亡畺㞢𧦝屬亐五極咸中ナ慶受王嘉師監亐丝祥刲

官伯師長也族姓大家也獄者人命所係固當敬之穆王多懼見於言辭爲敬刑而無惪之憂也天之陰騭下民人君配天作主奉若天道惟以治人片言單辭獄情攸在非有至清之惪爲無以察之謂片言而忽之獄情無可察者兩辭能以中聽斯無偏見之失用刑之得則民可得而治私心偏聽居之不疑刑之不中由此作也罰金非金之重不得已而爲論罪之法聚功過而權之欲以論庶尤之報使各當其罪亦報斷獄也永畏畏天而無時豫怠也天罰在乎當罪刑罰之濫非天之爲惟人

代天用非其人則制命者爲之尒五罰有倫謂之五極五極天理也刑非天理之極如正人何雖令不從由無正身之政尒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心有所著則皆不得其正兩辭中聽斷之非我人情之盡天道昭昭用刑之中所以爲自作元命也監者何也行中之惪也吾無是惪無以爲民之中常以非惪處之自明其惪聦作哲其智足以明刑雖獄辭之無窮莫不麗於五極上下比罪刑罔不中是中大建於民將無有司之犯辟之止辟慶不長乎惟惪可以明刑然居之則非惪皐陶邁種其惪

富而敬忌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伯夷降典折
民惟刑穆王使人監於伯夷爲足法矣嘉師以善
其衆者祥刑之監王之所以善衆也惪明惟明惪
威惟畏刑期無刑所以爲惪刑祥刑也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誃咊丕㬎文武克眘明惪昭陞于上尃聞
在下惟旹上帝集氒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氒侯逘小大甚謀宅弜衛炌𦅸先祖亶在位嗚呼
閔予小子嗣造天丕僭𠀤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

嚴即㦰馭嘉宅或者嵩咬圣卑舟子劃宅亯曰惟祖
惟父亓㪇卹觧躬緯庠大績于弋人𠃬婺圣位父詃
㕧女亯昭𠧟縣祖女犀㓾亥武甬光綮通侯追孝于
𢍶亥人女召攸孜㦰于𧾷若女子嘉王曰父詃㕧亓
歸眎尒帑寍尒嵒甬賚尒秬鬯弋卣彤弓弋彤矢百
族弓弋族矢百彖三匹父廼才柔遠耐迩悳康小民
亡㠩寍東卹尒埜甬戚尒㬎悳

義和晉文侯名世本史記名仇非也舊說仇字義
和案周字配伯仲曰某父蓋未有二字者父義和
者同姓諸侯之稱君陳伯冏之類尒文武自昭明

德格亏上下夫人之道一而巳矣先正晉之先臣謂唐叔也唐叔亦能明己之悳佐佑先王謀計告猷無小無大無不率從於道先王賴以有懷用嗣天命予小子天子在喪之稱閔予小子平王傷周之亂以喪道處之嗣造天丕愆言遭家之不造也天降大禍民不見悳先王之惠天下所賫賴者既巳殄絶於下侵於家害於國者睪合於一雖執事之列衆無老成賢俊宜職之士天子將何賴以爲國平王極言亂之所以而不及幽王之禍不忍明也祖父諸侯之屬也三代名同姓曰伯父叔父異

姓曰伯舅叔舅天子不敢以貴而倨喜悳之道然尒伊誰也伊誰之恤無以自立而求諸侯之輔也周禮王功曰勳有績予一人謂文武有功於己已賴以安厥位則文侯之勳有以明其顯祖唐叔之烈而能儀刑文武之道文武之業未墜於地皆其佐佑天子繼集天之大命奉先追孝之悳能於艱難之中扞衛天子亦其戰功之多有悳有功宜天子嘉命之也視師寧邦歸晉國之辭也彤弓朱弓也兹弓黑漆弓也駟馬曰乘秬鬯所以告功於先人也諸侯受弓矢之賜然後得征伐文侯蓋侯伯

也古有寵錫諸侯之禮非功悳之懋不之賜也文侯之命平王爲當功之賞矣柔遠能邇之道在乎惠安小民無有荒寧所以進於治道以簡靜憂恤邦政則政無不理而明悳明乎王望於晉侯其亦至矣所以自治果何如哉周自平王東遷王室寖以微弱僅保郊邑殆無異於小侯平王亦知幽王之亡在乎無輔老成之用不可棄也東郊復國緊文侯之功悳是賴欲以撫寧晉國雖若成王命周公後可也棄之於外將誰依乎成周之衰其有由矣王室微而諸侯大由文侯之去尒孔子序書於

周訖文侯之命平王之所以復東周之衰也圭瓚之賜焉當尒者記其命之當尒明其去之非是於詩記皇甫之徂向皆傷周室之壞也書於文侯美平王之錫命春秋孟子見昭公之知禮稱其善而不善者見仁之至義之盡而直在其中矣造逮也戎害也純一也會集也唐叔虞始封於唐今絳州翼城縣周衰稱晉非先王之本封也詩之變風於晉稱唐風者從先王也

粊誓

公曰嗟人亡嘩聽命退兹淮尸徐戎竝興譱敿迺命

冑敿迺干亡敄弜弔糒𠧪弓矢鍛𠧪戈戜砅𠧪鋒刃亡敄弜譱今惟垔舍牿牛𩡧廢𠧪擭斂𠧪栞亡敄𠌶牿牿㞢𠌶女鼎ナ嘗𠚤𩡧牛亓風臣妾逋逃勿敄戉逐祗復㞢我啇賚女𠧪戉逐弜復女鼎ナ嘗𠚤亡敄寇斅踰垣廧竊𩡧牛誘臣妾女鼎ナ嘗𠚤命戌我惟征徐戎峙𠧪餱糧亡敄弜逮女鼎ナ大𠚤𡊅人弎郊弎逋峙𠧪楨榦命戌我惟篁亡敄弜共女鼎ナ亡餘𠚤非𢿌𡊅人弎郊弎逋峙𠧪芻茭亡敄弜多女鼎ナ大𠚤

魯都曲阜今兖州仙源縣費在沂州費縣徐在泗

州臨淮縣淮夷淮上諸夷甲鎧也冑兜鍪也舍茭
舍也牿横木以制牛角者擭穽其牢圈也餱糒也
楨築牆版也榦植木也芻茭稾草也敿理也敵連
也備具也鍛鍊也礪磨也淫舍野次也牿繫也杜
斂閉塞也峙聚也郊邑外也遂遠郊也周禮天子
六郊六遂以寓六軍大國三軍魯國所以三郊三
遂也敿理甲冑編連干盾具弓矢鍊戈矛礪鋒刃
必善必至所以利其器也牿牛馬杜擭穽戒淫舍
之亂也毋得越逐牛馬逋臣恐亂行也祗復之不
得私人之有也賞賚隨事之賜也盜賊之禁軍之

大防也峙糗糧所以備征役具楨幹所以備城築芻茭之積備淹日之久也常刑常法也大刑死刑也無餘刑非殺極刑之不至死蓋腐刑也其刑之戒誓之常也非軍刑之用也孔子論爲政之惡謂不教而殺爲虐不戒視成爲暴慢令致期爲賊伯禽當徐夷之難所以用其民其已至矣以戰則兵甲精鍊以居則營廄嚴肅以動則軍無侵掠戰守則糧餉備具城築則楨幹畢集而申之以戒令儆之以邦刑節制之明師衆之一是故有不戰戰必勝矣以甲戌征以甲戌築二役並起使敵不知所

向奪其地利攻其腹心制勝以奇未始不由於正兵法之善固無加於此者孔子錄費誓於周書之末同乎王者之師也諸侯在國稱公楨榦芻茭之取辦於魯人有諸侯之師也書序伯禽宅曲阜徐夷興而作費誓其書作於受封之後成王踐奄之際也記子貢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歟孔子曰昔魯伯禽有爲爲之也先儒以爲此役未之考爾古者諸侯無史其事錄於王之太史冠書名於天子之國諸侯不得自見之也

公曰嗟𢦏士聽亡嘩予誓告女羣言之首古人ナ言
曰民訖自若是多般責人所亡難惟受責卑如流是
惟艱才𢦏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弖員徠惟古之𢘓人
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𢘓人姑將以爲親雖則員然
尚猷詢玆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旡愆𢦏尚
ナ之仡仡勇夫射馭弖𡙇𢦏尚弖欲惟𢧢𢧢善諞言
卑君子易𨐌𢦏皇多ナ之昧昧𢦏思之如ナ弌介臣
𣃔𣃔猗亡它技亓心休休焉亓如ナ𠕁人之ナ技若
己ナ之人之彥聖亓心好之弖啻如自亓口出是耐
𠕁之目保𢦏子孫黎民亦職ナ利才人之ナ技媢疾

㠯亞㞢人㞢彥聖而莫㞢畀弜達是弜耐宊㠯弜耐
采𢦏孚孫黎民亦曰殆才畠㞢亢陧曰繇弌人畠㞢
榮褱亦尚弌人㞢慶

羣言之首㥁言也民訖若是多盤有終身之樂也
不能順其天性之樂則憂危至矣責人非難使人
受己之責順之如流所以爲難無瑕者可以戮人
爲有以服之也穆公自以其心之憂與日月俱往
有如無復日月之至故思取謀於人若古之謀人
旣患其不可即則今之謀人自宜姑且親之雖云
必須謀人之親若猶未能則雖黃髮之老皆可親

問多聞往行可以檢身故雖番番老人膂力已盡
以其良也吾尚欲盡其用仡仡壯士射御協恵雖
其勇也吾亦無取況於截截辯士能易人之智慮
奪人之語言我何多有之昧昧不思之矣一介臣
無他技猗其以斷斷自立休休容物覩人之技能
彥聖不啻出己此能容之則天下之善歸之傳後
保民利其所當有也能容而不汲汲於好善吾知
其無能為也冒疾障善之人孔子惡夫佞人之殆
此而容之足以覆邦家矣邦之安危一人之寵辱
繫焉原本從來一人所自出尔致治之主歸過於

身亂亡之主歸過於人罪己與人興亡自異穆公知過能徙不遂其過示民好惡而民知向背以有終身之樂秦誓之作所以繼周而王乎賤智勇而惟老成有悳之容孔子知其後之大矣孟子以爲好善優於天下秦穆公之謂歟困而知之穆公是矣禹謨帝誥上繫於虞夏之末周書訖於秦誓言哉

書古文訓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六

永嘉薛　季宣

昝亝帝㚸聰朙𢘓恩炗宅兲丅將孫亏位攘亏𠊱舜

迮㚸籅从舜仄㣲㚸𦖞㞢聰明將𢀖孠位厤試彰難

迮舜籅

堯舜聖之盛也孔子序書惟以聰明稱之於堯見其光宅而得所傳於舜見其升聞歷試盛悳之至不加此也堯惟以聰明得舜舜惟以聰明嗣堯得之於天用之於人者至矣惟聖人爲能踐形堯聰明舜聰明之謂也

帝𨤽丅土匚設居匚𠔁生分䫆迮汨迮九共九篇槀

飫

釐土治水之事也方設居方所以安民之生因其舊俗而善之也別生分類俾民各從宗黨朋類以居骨肉以親事功以治居方之政此其大者太公之使士農工商皆一其鄉管仲為士工商之鄉使之不見異物而遷則分類之事也鯀湮洪水而謂之汨陳舜釐下土而謂之汨作鯀亂之而舜治之水治而後民可作也禹貢錫土姓之語曰祗台悳先不距朕行別生分類之事茲其言乎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

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然則貢賦之書禹貢蓋其略也舜典肇十有二州而九共止於九篇治水之後州復合爲九矣槀飫未詳孔氏謂勞賜諸侯者古文安國論必有覩而弗備也

咎繇矢厥謩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咎繇謩棄稷

臯陶序其陳謨禹序其成功雖有是臣必是君乃克申之紀其君臣之和各以大業見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之行水隨山而導川貢賦之差因地之所任行其所無事所以有成功也序曰作貢書非禹之作也

启乌ナ屿弃亏甘业埜迮甘斮太康失峀冐弟𠄡人頚亏条内迮𠄡孚业哥

甘野之戰啓之用衆可法洛汭之歌太康之荒自戒禹之傳子訓之貽後不勞特見可因事而得之

戲咊湎至廢峕𤔲日肎往徰业迮肎徰

羲和之罪莫大於悖天胤侯之誅止加於有罪仲康修夏之政有足觀者

自卨𡈼亐成湯八遷湯乱凥亳从先王凥迮帝告釐沃

契之至湯八遷不可盡見契封於商今商州商洛縣昭明居砥石陝之底柱也相土居商丘今應天宋城縣其地在亳圻内所謂從先王居也

湯延𢒈厌葛柏不禩湯乱延业迮湯延𤎩尹去亳適夏旡醜ナ夏復歸亐亳入自北门𠧟遇女鳩女匚迮女鳩女匚

葛伯事見孟子其書略見史記未必真也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盛德之至乎不以桀之不能不

以湯之齊聖廢其君臣之義期於克正乃已不得已而至於伐豈湯伊尹之心哉書稱湯之事上以忠湯伊尹之本心也二篇之告惜哉其不存焉

𢿬尹眛湯伐桀陞自陑遂与桀戰亐鳴條业埜作湯誓

伐桀之事聖人不幸而爲之也伊尹湯皆有聖悳相與放逐其君桀之得罪於天雖有堯舜之臣不得而私之也以伊尹而相成湯之伐天誅之所不赦者也陑即禹貢雷首山麓鳴條在安邑西孔氏謂湯都在河南兵出於西出其不意其說非也用

兵而至於戰雖聖人不能無必勝之謀也師行固
有利鈍舍彼取此惟其宜也陳氏引詩湯伐昆吾
序伐三朡昆吾在今濮陽三朡在今定陶謂師不
得由東是也升陑記道所由蓋渡河尒湯之升陑
伐桀武王師渡孟津不四日至於商予來之道固
當然哉軍事以利爲功要不用詐可也劉氏謂升
陑爲桀恃險其不能拒湯者地利不如人和也易
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如其淫志夏商而
論用其兵非君子之所與矣
湯既勝夏欲遷亓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古者征伐之主必改制度以新民之視聽若天道之一變變置社稷其事之大者故爲勝夏首政夏社亡國之社猶周之亳社也伊川謂夏社當遷而不可毀故湯屋而遷之示戒於子孫諸侯蓋亳社之始也疑至未詳臣扈湯臣亦相太戊三篇雖亡遷社之事求諸敘述扈必與焉者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珤玉誼伯仲伯作典珤

三朡在今曹州濟陰縣桀敗而走三朡湯追及之桀棄寶玉而走南巢故伐三朡而得寶玉夏之玉

鎮桀既不能守矣誼伯仲伯典寶之作其明守器之道乎

湯歸自夏至亏大泂中虺迮𢍏湯既黜夏命復歸亏亳迮湯𢍏咎單迮明居

大泂滎澤也在鄭衛州界跨河南北舊說大坰在滕亳間以序湯歸自夏言之蓋湯伐滕之後復還安邑黜夏而反仲虺湯誥明居之書相次作也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此明居所以作也

成湯旡殁太甲元年伊尹迮伊訓肆命徂后太甲旡立弗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亏亳思庸伊尹迮太

命弎篇𣪠尹徂咸𠂇弌悳

太甲之事說者不勝異說孟子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說太史公因以爲據後世不能易也序謂成湯既歿太甲元年異說紛紜不若經之可信也

庸中悳也堯典曰有能奮庸咸有一悳曰夏王弗克庸悳盤庚曰生生自庸太甲曰王惟庸罔念聞歸亳思庸爲不遠之復矣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於太甲見之

沃丁既葬𣪠尹亏亳咎單遂訓𣪠尹叓徂沃丁

伊尹之葬於亳猶成王葬太公周公於周也先王

同功一體之臣不敢疏也湯居亳而咎單有明居之作沃丁葬伊尹而又訓伊尹之事咎單於湯伊尹其同心德之臣哉馬融說咎單湯司空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桑穀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悳帝之政其有缺歟大戊從之而桑枯死伊陟贊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乂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伊陟讓作原命桑穀楮也君奭稱巫咸乂王家太史所書蓋

舊說也太戊見災而懼其一時之臣佐所以輔導

責成如此周公稱其人物之盛眞賢王哉

中丁遷于囂作中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盤庚以上見遷都之不苟說命以下見高宗之所以治也有賢師之訓得賢臣之佐嘗為帝庭之夢見災之至其敢有不懼乎

殷亂咎周周人乘𪓐祖勸忎犇告亏𠭃𨑒卤柏戡𪓐

殷旡鍇兲命𢼸孚𨑒𧥺父師少師

殷咎周而周乘黎武王欲以觀政於商祖伊奔告
而紂安焉微子去之則天訖商之命矣序於戡黎
云殷咎周於微子云錯天命紂爲自絕天命非周
之取商也

惟十ナ弌季武王伐殷弌月戊午師泿盟雛𨑒泰𣃔
弎篇武王戎車弎百兩虎賁弎百人與𠭃戰亏坶埜
𨑒坶𣃔武王伐殷𨑒伐歸嘼𢦔亓政事𨑒武成

天子至貴也天下至衆也紂爲天子有天下而武

王車三百乘虎賁財三百人戰牧野而勝之尊富豈足恃也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武王與紂之事也

武王勝殷黜殷立武庚呂笲學歸迻鴻范

洪範之序詳於商事箕子之志惟武王能成之也勝殷而不廢其後則箕子可得而問武成之後遽詢大法王之所求於箕子者如此其他固未暇也

武王既勝殷甾彤厌班宗彝迻分器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封諸侯而班其宗祀之彝器所以出禮樂也有虞氏之班瑞

周人之分器皆一天下之道尒

鹵㫃獻敖太采𢓊㫃敖巢柏逨翰芮柏𢓊㫃巢命武王ナ疢周公𢓊金縢武王崩弎監及淮尸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𢓊大𢍆成王旡黜殷命敉武庚命敚學启代殷𨒌𢓊敚學业命

黜殷廢殷而封宋也先儒言周公踐天子之位書序相成王明甚未之考耳

唐吊㝵禾異畮同穎獻彭天學王命唐吊歸周公于東𢓊歸禾周公旡㝵命禾㫃兲學业命𢓊嘉禾

伏生說成湯之時有三苗貫葉而生同爲一穗其

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不謂唐叔考之書序其傳誕矣周公歸東成王未之知也唐叔得禾君臣恱而相讓雖其中未能無間亦無睽間之迹矣大史公敘周公奔楚之事異乎吾所聞

戚王旡伐管𠦂蔡𠦂呂殷餘民𡉈康𠦂𢓊康𢍏酒𢍏杍材戚王𡉈𦔻欲宅象邑𦾔召公先眛宅𢓊召𢍏召公旡眛宅周公𨓾營戚周𦾔𥜉告𠘧𢓊象𢍏

洛誥非衹告卜成王周公往來之問蓋不一也序以告卜爲本重卜洛也畢營洛則餘事在矣

戚周旡戚𨻶殷頑民周公𠮷王𠓗𢍏𢓊𠂇士周公𢓊

亡佾

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序皆

不言作之之意三公居然之告皆特見之也

召公爲采周公爲帀眜成王爲左右召公弜悅周公

迻商奭蔡𠦄旡殳王命蔡中踐彵侯位迻蔡中命

成王東伐淮𡰥遂踐奄迻成王政成王旡踐奄將迻

亓商[illegible]蒲姑周公告召公迻將蒲姑

周禮司馬掌兵謂之政典成王大正淮夷之亂因

其有政以名篇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有遺臺齊

景公飲臺上晏子言奭鳩氏始居之季萴有逢伯

陵蒲姑氏太公因之薄姑蓋蒲姑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成

王旡黜殷命威淮尸還歸圣豐迯周官

殷黜久矣成王東伐淮夷而序記其黜殷淮夷畔

於武庚之時至此平之故終言之也立政歸政而

作也成王踐奄而後歸政成王有成悳矣有成悳

以立大事所以服天下也天下服而後臨制其政

所以不勞而治也東征之役周公輔導之職盡矣

序言成王在豐作周官書稱歸于宗周王歸而作

周官之書至豐乃宣之耳

成王旡伐東𡰥肅昚徠賀王畀榮柏㢟賄肅昚㞢命

東夷即淮夷也肅愼氏今女眞國榮周圻内之國今河東鞏縣有榮錡澗賄賜也

周公圣豐將殁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亐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反葬不忍去周室也史記録周公之語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去成王亳姑未詳太公封於亳姑而反葬於周豈以太公之事告之於周公也太公周公墓皆在京兆咸陽縣

周公旡歿命𠰌敶分正東郊成周㢟𠰌敶成王將崩

命召公畢公衛彭厌眛康王廷顧命康王死尸兲学速𢍚彭厌廷康王㞢𢍚康王命廷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廷畢命

營洛之制至畢公而後成聖人所以齊民其不欲速如此豈惟商人心未盡服周亦不強之也序書作冊重分正之始也孔子稱必世而後仁康王之謂矣

數王命冏雅爲周大司徒作冏雅數王命柏睪爲周太僕正廷睪命呂命數王訓夏贖刑廷呂刑

呂刑之作呂侯之意也王命呂侯以爲卿士呂侯

命王始作贖刑故序與書皆以呂命發之也王能
呂侯之命呂侯能以古道輔王受命作書君臣爲
有道矣西周之盛至此而成之乎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延文侯之命
圭瓚以圭爲杓柄所以副秬鬯者侯伯之臣有功
然後得賜詩稱宣王嘗賜召虎書序平王以賜文
侯其賜文侯蓋不輕矣於書特言圭瓚之賜見文
侯之有勳勞於王室也
女厌喬柏龠宊乚罝徐尸竝興東郊弜嗣延朿斵彝
𣪕公伐鄭晉襄公帥帀退浧循還歸延彝斵

殽在河南新安縣秦自德公都雍今鳳翔也鄭今鄭州新鄭縣僖公春秋書殽之戰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三十三年二月秦人入滑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雖因晉赴而没晉侯所以罪秦同於無法之例矣傳稱穆公違蹇叔而用孟明西乞白乙伐鄭匹馬隻輪無反者觀於秦誓蓋自咎前失之語誠心歸於好善傳之所記不可誣也春秋於殽之戰在秦無足取者書序紀其戰敗之實起其自新之意果能遷善喪師罪可贖矣語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也穆公之過其由憤悱而啓發歟有過者皆如穆公之爲夫何惡悳之有春秋文公之二年秦人伐晉四年晉侯伐秦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皆在敗殽之後秦誓之事學者疑之然而令狐之師在秦康公之世左氏秦人伐晉傳謂王官之役太史公書秦誓於封殽尸下其書采秦史記爲若有本書序以爲還歸自殽而作則非作於封殽之時穆公引咎歸己誠心好善是後未嘗越國輕動亦悔過之實也如穆公遂能戢兵自斂則穆公之績豈直伯西戎哉詩美衛文而春秋正

其滅邢之罪書序秦誓而春秋不予秦晉之師觀於詩書春秋可以知六經之言矣

書古文訓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挍訂